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锦
误
梦

段
欣
花

八
贪
生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段锦/(清)醒世居士著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 2000.6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-104-01287-7

I. 八… II. 醒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761 号

目 录

八 段 锦

- 第 一 段 惩贪色
好才郎贪色破钞 (5)
犯色戒鬼磨悔心
- 第 二 段 戒惧内
大好汉惊心惧内 (18)
小娇娘纵情丧身
- 第 三 段 赌妻子
为吝财烧妹遭殃 (29)
因爱赌媒妻幸富
- 第 四 段 对不如
何瞎子听淫捉汉 (38)
火里焰远奔完情
- 第 五 段 做容娶
浪婆娘送老强出头 (46)
知勇退复旧得团圆

第 六 段 悔嗜酒

马周嗜酒受挫跌 (54)
王公疏财识英雄

第 七 段 戒浪嘴

小光棍浪嘴伤命 (62)
老尼姑仗义报仇

第 八 段 蓄寡妇

多情子渐得美境 (72)
咬人虎散却佳人

贪 欣 误**一 回·王宜寿**

生儿受尽分离苦 (83)
得梦寻亲会合奇

二 回·明青选

说施银户限 (92)
幻去玉连环

三 回·刘烈女

显英魂天霆告警 (107)
标节操江水扬清

四 回·彭素芳

择郎反错配 (121)
获藏信前缘

五 回·云来姐

巧破梅花阵 (134)



- 六 回·李生、徐子
 狂妄终阴籍 (150)
 贪金定损身

生 花 梦

- 第 一 回 贡副使宽恩御变 (163)
 康公子大义诛凶
 第 二 回 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(177)
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
 第 三 回 安排巧计淫尼借巧遇以兴灾 (192)
 硬拉女情烈妇为奸夫而殉节
 第 四 回 太守为怜才公堂鞠鬼 (206)
 臬台因选婿雪舫惊诗
 第 五 回 女婿特多心欲兼才美 (221)
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缘
 第 六 回 真淑女赚杀假春容 (236)
 假小姐吓走真才子
 第 七 回 神君里怒斩白蛇精 (251)
 王屋山大破黄衣寨
 第 八 回 东园赓雅调自许同心 (265)
 南国有佳人再谐连理
 第 九 回 白公堤青天遭霹雳 (278)
 毗陵道黑夜走佳人
 第 十 回 虎头寨一女子屈服众英雄 (292)
 豹尾关两嫩裳权成双伉俪



-
- 第十一回 非奸细计赚白衣军 (306)
是夫妻误认绿林妇
- 第十二回 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 (320)
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



八 段 锦

(清) 醒世居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段锦/(清)醒世居士著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 2000.6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-104-01287-7

I. 八… II. 醒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761 号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8段。题“醒世居士编辑”，“樵叟参订”。醉月楼刊本。署“新编八段锦”，“醉月楼梓”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全书警戒世人戒贪色、戒惧内、戒吝财、戒嗜酒、戒浪嘴。叙宋代富户云锦之子云发，掌管家中卖丝事务。与铺内私娼张赛金勾搭成奸。张遭邻舍嘴舌，搬出。云发不知改悔，念赛金，病后前去纵欲，几欲丧命。抬至家中，梦两和尚因犯色戒自尽，欲寻之顶替。云锦求方士超度和尚，云发始得醒转。后思之，追悔不及。至明成化年间，有民裴胜，嗜赌，千两家业输之殆尽。其妻杨氏无奈回娘家居住。兄嫂不容，断其炊米。杨氏得土地翁相助，柴米油盐日渐富足。其兄嫂妒其富有，纵火焚之，反烧自家。杨氏寻夫。时裴胜混迹于扬州赌场。梦中得神仙指点，以妻为赌注，赢银数千两。裴以此发迹，荣归故里，夫妻团圆，自此和睦相处。裴感神翁救妻之恩，亦重修土地庙。书尾叙沛县黄氏兄弟三

人，相继去世，留寡母与各妻室。三媳俱言不嫁，母悦之。后生华春，貌俊美而性轻浮，闻三寡妇守节之事。乃过黄家，勾引三妇。三妇相继与之成奸，四人常合寝，淫荡之极。四岁小儿告于寡母，随打发三妇归家改嫁。后大媳沦落为娼，二媳遭虐致死，三媳再度守寡，华春为流寇所杀。四人皆遭天报。



第一段 惩贪色

**好才郎贪色破钞
犯色戒鬼磨悔心**

诗曰：

情宠娇多不自由，骊山举火戏诸侯。
只知一笑倾人国，不觉胡尘满玉楼。

这首诗是胡僧的，专道昔日周幽王宠个妃子，名褒姒。那幽王千方百计去媚她，因要取她一笑而不可得，乃把骊山下与诸侯为号的烽火突然烧起来。那些诸侯只道幽王有难，都统兵来救。及至其他，却寂然无事。褒姒其时呵呵大笑。后来犬戎起兵来寇，再烧烽火，诸侯皆不来救，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。又春秋时有个陈灵公，私通夏徵舒之母夏姬，日夜至其家饮酒作乐。徵舒愧恨，因射杀灵公。后来隋朝又有个汤帝，也宠萧妃之色要看扬州景致，用麻叔谋为帅，起天下民夫百万，开汴一河千余里，役死人夫无数。造凤舰龙舟，使宫女两岸牵拖，乐声闻于百里，后被宇文化及



造反江都，斩炆帝于吴公台下。至唐明皇宠爱贵妃之色，那贵妃又与安禄山私通，被明皇撞见，钗横鬓乱，从此疑心，遂将禄山除在渔阳地面做节度使。那禄山思恋杨妃，举兵反叛。明皇无计奈何，只得带了百官，逃难至马嵬山下，兵阻逼死了杨妃。亏了郭令公血战，才得恢复两京。你道这几个官家，都只为爱色，以致丧身亡国。如今愚民小子，便当把色欲警戒方是。你说戒那色欲则什”我今说一个青年子弟，只因不戒色，恋着一个妇人，险些儿害了一条性命，丢了泼天家私，惊动新桥市上，编成一本新闻。

话说宋朝临安府，去城十里，地名湖墅；出城五里，地名新桥。那市上有个富户，姓云名锦，妈妈潘氏，只生一子，名唤云发，娶妻金氏，生得四岁一个孙儿。那云锦家中巨富，放债积谷，果然金银满篋，米谷堆仓。又去新桥五里，地名灰桥市上，新造一所房屋，处面作成铺面，令子云发雇一个主管帮扶，开下一个铺子。家中收下的丝绵，发在铺中卖与在城机户。云发生来聪俊，粗知礼仪，做事朴实，不好花哄，因此云锦全不虑他。那云发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，天晚回家。这铺中房屋，只占得门面，里头房屋，俱是空的。

忽一日，因家中有事，直至傍午方到铺中，无什事干，便走到河边耍子。忽见河边泊着两只船，船上有许多箱笼桌凳家伙。又有四五个人，将家伙搬入他店内空屋里来。船上走起三个妇人，一个中年胖妇人，一个是老婆子，一个是少年妇人，尽走入屋里来。只因这伙妇人入屋，有分教云道：

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



云发忙回来问主管道：“什么人擅自搬入我屋来？”主管道：“她是在城人家，为因里役，一时间无处寻屋，央此间邻舍范老来说，暂住两三日便去。正欲报知，恰好官人自来。”云发听了，正欲发怒，只见那小娘子走出来，敛袂向前，道个万福，方开口道：“官人息怒，非干主管之事，是奴家一时事急，不及先来府上禀知，望乞恕罪。容住三四日，寻了屋就行搬去。至于房金，依例拜纳，决不致欠。”云发见她年少美貌，不觉动火，便放下脸来道：“既如此，便多住几日也不妨，请自稳便。”妇人说罢，便去搬箱运笼。云发看得心痒，也帮她搬了几件家伙。那胖妇人与小妇人都道：“不劳官人用力。”云发道：“在此空闲，相帮何妨。”彼此俱各欢喜。天晚，云发回家，吩咐主管：“须与里面新搬来的说，写纸房契来与我。”主管答应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云发回到家中，并不把人搬来借住一事说与父母知觉，当夜心心念念只想着小妇人。次日早起，换了一身好衣服，打扮齐整，叫小厮寿童跟着，摇摇摆摆走到店中来。那里面走到的八老，见屋主来了，便来邀接进去吃茶，要纳房状。云发便起身人去，只见那小妇人笑容可掬，迎将出来，道个万福，请人里面坐下。云发便到中间轩子内坐着。那老婆子和胖妇人都来相见陪坐。坐间只有三个妇人，云发便问道：“娘子高姓？怎么你家男子汉不见一个？”那胖妇人道：“拙夫姓韩，与小儿在衙门跟官，早去晚回，官身不得相会。”坐了一回，云发低着头，睨那小妇人。这小娘子一双俊眼，觑着云发道：“敢问官人青春多少？”云发道：“虚度二十四岁，且问娘子青春？”那小妇人笑道：“与官人一缘一



会，奴家也是二十四岁。城中搬来，偶遇官人，又是同庚，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。”那老妇人和胖妇人，看见关目，推个事故，起身躲避了。只有二人对坐，那小妇人便把些风流话来引诱云发。云发心下虽爱她，亦不觉骇然道：“我道她是好人家的，容她居住，谁想是这样人物。”正待转身出去，这个小妇人便走过来，挨在身边坐住，作娇作痴，说道：“官人，将你头上的金簪子取下，借奴看一看。”云发便除下帽子，正欲去拔。这小妇人便一手按住云发的头髻，一只手拔了金簪，就起身道：“官人，我和你上楼说句话儿。”一头说，一头迳走上楼去了。此时云发心动，按捺不住，便也随后跟了上楼，讨那簪子，叫道：“娘子，还我簪子，家中事，就要回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与你是夙世姻缘，你不要假装老实，愿偕枕席之欢。”云发道：“使不得，倘被人知觉，却不好看。”便站住脚，思要下楼。怎奈那妇人放出万种妖娆，回转身来，搂住云发，将尖尖玉手，去扯云发的裤子。那时就任你是铁石人，也忍不住了。云发情兴如火，便与她携手上床，成其云雨。霎时云散雨收，两个起来偎倚而坐。云发且惊且喜，问道：“姐姐叫什名字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姓张，小字赛金。敢问官人宅上做什行业？”云发道：“父母只生我一身，家中贩丝放债，新桥市上有名的财主。此间门首铺子，是我自己开的。”赛金暗喜道：“今番缠得这个有钱的男子了。”原来这妇人一家，是个隐名的娼妓，又叫做私窝子。家中别无生意，只靠这一本帐讨生活。那老妇人是胖妇人的娘，这赛金是胖妇人的女儿。在先那胖妇人，也嫁在好人家的，因她丈夫无门生理，不能度活，不得已做这般勾当。赛金自小生得标致，又识书会写，当时已自嫁与人



去了，只因看娘学样，在夫家做出事来，被丈夫发回娘家。事有凑巧，此时胖妇人年纪将上五旬，孤老来得甚少，恰好得女儿接代，便索性大做了。原来城中居住，只为这样事被人告发，慌了，搬来此处躲避。不想云发偶然撞在她手里，圈套安排停当，漏将人来，不由你不落水。怎的男儿不见一个？但有人到他家去，他父子即便避开。这个妇人，但贪她的，便着她手。不知陷了几多汉子！当时赛金道：“我等一时慌忙搬来，缺少盘费，告官人，有银子乞借五两，不可推故。”云发应允，起身整好衣冠，赛金才还了金簪。两个下楼。仍坐在轩子内，云发自思：“我在此耽搁甚久，恐外面邻舍们谈论。”又吃了一杯茶，即要起身。赛金留吃午饭，云发道：“耽搁已久，不吃饭了，少刻就送银子与你。”赛金道：“午后特备一杯菜酒，官人不要见却。”说罢，云发出到铺中，只见几个邻人，都来和哄道：“云小官人，恭喜！”云发红了脸皮，说道：“好没来由，有什么喜贺？”原来外边近邻，见云发进去，那房屋却是两间六椽的楼屋，赛金只占得一间做房。这边一间，就是丝铺上面。却是空的。有好事者，见云发不出来，便伏在这边空楼壁缝偷看。他们入马之时，都看得明白亲切。众人见他脸红嘴硬，内中那原张见的便道：“你尚要赖哩，拔了金簪子，上楼去做什么？”云发被他说着，顿口无言，托个事故，起身便走出店。到娘舅潘家讨午饭吃了，踱到门前店中，借过一把戥子，将身边买丝银子，秤了三两，放在袖中，又闲坐了一回，捱到半下午，方复到铺中来。主管道：“里面住的，方才在请官人吃酒。”恰好八老出来道：“官人，你去哪里闲耍，教老子没处寻。家中特备菜酒，只请你，主管相陪，再无他客，就请进去。”



云发就同主管，走到轩子下看时，桌上已安排得齐齐整整。赛金就请云发正席而坐，主管坐在横头，赛金朝上对坐。三人坐定，八老执壶斟酒。吃过几杯酒、几盘菜果，主管会意，托词道：“年来掏摸甚多，天将晚了，我去收拾铺中什物去。”便脱身出来。那云发酒量亦浅，见主管去了，只一女子相陪有趣，便开怀畅饮。吃了十数杯，自知大醉，即将袖内银子交与赛金，起身搀了赛金的手道：“我有句话和你说。今日做那个事，邻舍都知道了，多人来打和哄，倘传到我家父母知道，怎生是好？姐姐依着我，寻个僻静去住，我自时常看顾你，何如？”赛金道：“说得是，奴家就与母亲商议。”说罢，免不得又做些干生活，云发辞别嘱咐道：“我此去再不来了，待你寻得所在，叫八老说知于我，我来送你起身。”说罢，云发出来铺中，吩咐主管记帐，一径自回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赛金送云发去后，便把移居的话，备细说与父母知道。当夜各自安歇。次早起来，胖妇人吩咐八老，悄地打听邻舍消息。去了一会，八老回家哭道：“街坊上嘴舌甚是不好，此地不是养人的去处。”胖妇人道：“因在城中被人打搅，无奈移此，指望寻个好处安身，谁想又撞着不好的邻舍。”说罢叹了口气，遂叫丈夫去寻房子不题。

话说云发，自那日回家，怕人嘴舌，瞒着父母，只推身子不快，一向不到铺中去。主管自行卖货。赛金在家，又着八老去招引旧时主顾来走动。那邻舍起初只晓得云发一个，恐子弟着手，尚有难容之意。次后见往来不绝，方晓得是个大做的。内中有生事的道：“我们俱是好人，如何容得这等麀曹的？常言道：‘近奸近杀。’倘争锋起来，致伤人命，

